

JJINGLIUNIAN BIANKAIHUA
JJINGLIUNIAN BIANKAIHUA
JJINGLIUNIAN BIANKAIHUA
JJINGLIUNIAN BIANKAIHUA

寂静流年 遍开花

Jijingliunian
Biankaihua



JJINGLIUNIAN BIAN
JJINGLIUNIAN BIAN
JJINGLIUNIAN BIAN
JJINGLIUNIAN BIAN
JJINGLIUNIAN BIAN
JJINGLIUNIAN BIAN
JJINGLIUNIAN BIAN
JJINGLIUNIAN BIAN
JJINGLIUNIAN BIAN
JJINGLIUNIAN BIAN



尔浅笑安然地微笑，慌乱了我的青春。
从此我的梦里，和现实中，持续着你绵长的爱，临到眼前，飞成诗句，于是我的寂静流年遍开花。



笙离
SHENGLI WORKS
著



全世爱
ALL ABOUT LOVE
纯爱系列 17

继最动人的青春爱情日记《爱你，是我做过最好的事》《耳洞》畅销之后，
再听文字精灵笙离令人落泪的青春倾诉，
最温柔深情的爱情守候。

只要你还在这里，只要我还在，
我们不紧不慢，一起走过每一个四季。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寂静流年 笙离 著

避开花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寂静流年遍开花 / 笙离著.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385-4047-5

I. 寂… II. 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6586 号

寂静流年遍开花

策 划: 刘 刚

作 者: 笙 离

责任编辑: 于德北 张晓峰

特约监制: 孟 玮 杨 俊

特约策划: 管嫣红

特约编辑: 刘芳林

装帧设计: 八 牛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130021)

印 刷: 三河市明辉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3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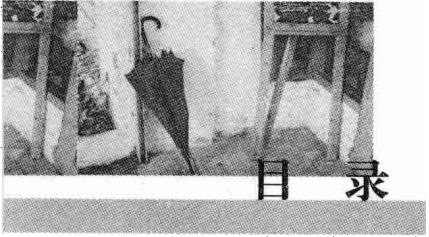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4047-5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只要你在這裡，只要我在這裡，我們不緊不慢，一起走過每一個四季。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001/盛夏的果实
第二章	018/梵·高的向日葵
第三章	032/当暧昧生如夏花
第四章	046/我曾经喜欢过你,现在只想遗忘
第五章	066/习惯寂寞
第六章	082/仲夏夜之梦
第七章	101/心底未知的谜团
第八章	116/二分之一的爱情
第九章	148/爱情春花秋开
第十章	180/心乱如麻
第十一章	219/去年今日的记忆
第十二章	259/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番外	286/曾经有个人,他爱如生命

{ 001 }



第一章

盛夏的果实

我家楼上住的一家子都是医生。

在这个繁华的大城市里，有人有钱，有人没钱，可是人人都有可能生病，换句话说，每个人在病痛面前是平等的，只是等级不同而已。

楼上那口子，说起名字估计没有多少人知道，但是提起头衔和事迹，基本上人尽皆知。老中年们都是东华医院的——这个医院是我们这里最大，床位最多，三级甲等全国百佳医院，同时也是收费最高，地段最好的医院。

他是中科院的院士，肝胆外科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她是妇产科主任，王淑贞的徒弟。

奇怪的是他们两个都没孩子，不孕不育的概率基本可以排除。在那个年代想做丁克族还是需要承受比较大的心理压力的，可是他们做到了。

我三岁时通过我爷爷认了他们做干爸干妈，老来得女的他们很高兴。把那种塑料的针筒、注射

液、青霉素统统送给我做启蒙教学用品，结果我家的布娃娃都被我灌注了三个单位的青霉素，后来因为发酵，发出青霉素的怪味，布娃娃通通被扔掉了，于是我追求医学的脚步就被扼杀在摇篮里。

当年我高考时候，干爸干妈给我列出了一系列的医科大学，因为我被提前录取，所以我把这些资料送给我们班的那些医学狂热分子。后来那些人把头盖骨当面具，把尾骨当做钥匙链，上组织胚胎学拍了一张又一张生殖器官的细胞图片。到了临床实习时候他们终于没什么动静了，回来就抱着我大哭，说我是害他们的罪魁祸首，让我对他们负责。

综上所述，我干爸干妈是那种很牛，很善良，但是经常好心做错事的那种人。

从小，我就对医院和医生有种害怕和亲近并存的感觉，不过所幸的是我的身体和心理状态一向都好，即使一个人在德国过了四年时间，我还是没有患上除了感冒发烧之外的病。

可是我的妹妹喻璐就不同了，她从小体弱多病，还有轻度抑郁症。

也许医生很讨厌自己周围有病恹恹的人，我干爸干妈一点都不喜欢喻璐。他们有一段时间很狂热地想调理她，可是喻璐一听到每天坚持跑三千米，做五十个仰卧起坐就哆嗦了，连忙问：“有没有药吃啊？”

这就是中国人的通病，有病就要吃药，完全依靠外界，失去本能。

我干爸是肝胆外科的，脾气不好，当即就吼道：“你天天吃药，干吗的，将来指望我操刀把你的肝给切了还是什么的？”

小妹委屈了，低着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继而我干爸就开始追忆我健壮的身体：“喻夕上次发烧，怎么来着的？还没去医院就好

了。”

我插话：“是绕了操场跑了两圈，回家倒头睡了一觉，就好了。”

他立刻借题发挥：“看看，就是运动，生命在于运动。”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就比一般小孩子皮，跌打的皮外伤受了不少，内伤倒是少之又少，以前上学时候每天早上都要跟干爸跑个三千米，运动完了身体好，心情也好，根本没患上抑郁症的可能。

反倒是肺活量练得很大，嗓门也大，脾气也越来越跟干爸一样，又急又坏。

喻璐的抑郁症，我不说啥，我觉得都是我爸妈宠的。

我跟他们不亲，期间还被遗弃过，喻璐是他们的掌上明珠，娇生惯养得厉害，整天唉声叹气的，写一些乱七八糟的句子，什么“花落人亡两不知”，“春花秋月何时了”，没事就哭，哭完了就自残，自残完了再哭，喊疼。

她高中休学了两年，同龄人基本都已经上大学了。高中校长跟我爸交情好，决定让她多读一年就算她毕业了，结果她看到书本就倒在床上：“头好晕啊，好难受啊。”

再也没人敢提这件事了。

你说有什么办法，我上初中的时候迷上打篮球，逃课不读书，成绩考得一塌糊涂回来，我妈一个巴掌扇上来：“你要考不上实验中学看你敢回家。”于是我乖乖地捂着脸回房间看书，一点要死要活的念头都没有。

所以抑郁症都是被宠的，生活条件太好了，才会无病呻吟，要是生活得跟农民一样贫瘠，谁会考虑精神上的事情，能吃饱就不错了。

她最近倒是有点好转的趋势，我周末回家拿衣服的时候，看到她在电脑面前聊天，QQ、MSN 一起开着，那个讨厌的企鹅还不停地

呱呱叫，很烦人。

她还面露喜色，一副小女人娇羞的样子。

我估计她搞了什么网恋，趁她上厕所的时候我瞥了一眼，那男的名字是一串我无法辨认的火星文，聊天窗口里的内容挺肉麻的，我跟童若阡恋爱的时候都没说过这么肉麻的话：“宝贝老婆，我想你了，来，么一个。”

“我也想你了，老公，#¥%& 家族刚才来踩人了，呜呜呜，偶跳不过人家，你要帮我。”

“乖宝贝，我在商场买衣服，等会我把超哥他们一起叫上去踢场子给你出气。”

我彻底地没有想法了，默默地离开她的房间，小保姆鲜榨了橙汁，放在我的桌子上，忘了放糖，有点苦，可是我并没在意。

忽然开始坏笑起来，真的不想自己变得那么无耻，可是，不邪恶又对不起自己这么多年来委屈，所以选择沉默。

出门时候我听到干爸在楼上骂学生的声音，他最近脾气超级坏，因为他在戒烟的煎熬中。他时常跟我抱怨，没了烟就觉得没了发泄的对象，我买了很多话梅糖之类的，他不爱吃，都给干妈拿到医院分给小护士去了。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医生应该是生活得很健康，按时饮食，戒烟戒酒，生活规律，可是医生也是人，尤其是中国的外科医生，诊断和手术压力大，不抽烟不喝酒基本是异类了。

童若阡以前抽烟抽得也很凶，一天一包，可是他手指和牙齿都干干净净的，有次我骂他没心没肺，他指指自己的肺说：“这里都黑了。”然后继续往下，“心，也快了。”

伸出苍白的手：“这是每天用碘伏刷手的结果。”

那时候我很难受，觉得学医的压力真大，生活艰难，这样的男

人,让我更加割舍不下,于是我又继续忍受他若即若离的折磨。

在台阶上发了一会呆,我想还是赶快回学校比较好,事实上我也这么做了,可是忽然心情一下子就变得很糟糕,外面是秋意盎然的艳阳天,我心底却一片阴霾。

我就觉得童若阡是个王八蛋,过去那么多时间里,我都没有这么恨过他。

他骄傲,太骄傲了,跟我谈恋爱时候,他敢跟他老师叫板也就算了,好歹人都要看在我干爸面子上,再者他也知道我亲爸是谁,可是跟我分手的时候,他笑着说:“喻夕,你要明白,我当初喜欢你,不是因为你的干爸的地位,也不是因为你家的权势,你就是你,当初我喜欢的只是你这个人,所以现在我跟你分手,也是因为不再喜欢你这个人。”

“如果我真那么想要留在东华医院,怎么能跟你分手呢。”

我那时候只是轻轻地摇摇头:“童若阡,你真是不会妥协的一个人。”

平静分手。

后来不知怎么的,这段对话传到我干爸耳朵里去了,他气得抽了一包烟,把肝胆外科医生办公室的会诊桌子拍得震了三震:“不稀罕,不稀罕好啊,那就让他不稀罕。”

那天下午给小本科生上外科学概论,居然在那堂课下课之后,他都走到了药学院去了,班级里所有人都僵着说:“这个教授,好恐怖啊,简直是老年版的哥斯拉。”

这是我同学后来告诉我的,恰巧东华医院是我大学的第一附属医院。

于是童若阡被发配到郊区最大的中医院,天天与耳熟能详的肛肠疾病为伍,想来我又是恨他,又是可怜他,又是觉得对不起他。

是他要跟我分手的，反倒我是罪魁祸首。

我真的开始想念他了。我走到中央广场的水池边，找个干净的地方坐下来。

天空只有些淡薄的蓝，不是见底的透明，而是笼罩着层层的气，在这样的天空之下，我什么都不想去想。

只是想，他那么骄傲，那么骄傲，连头都不肯轻易地低一下。

跟我真是截然相反。

所以才会慢慢喜欢上他的吧，那么去迁就，驯服自己的脾气，可是狐狸被小王子驯服了，小王子却惦记他尚未出现的玫瑰花。

从分手那天开始，到如今，已然三年有余。

那天晚上我正在宿舍里看日剧，是挺搞笑的《萤之光》，笑得我一抽一搐。

本来那天我没打算用日剧来打发时间的，可是室友出去了，过生日去了，就剩我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我买了瓶啤酒，光着脚丫，看日剧。

秋日的夜间都是凉风习习的，很是舒爽。

我觉得雨宫莹傻得可爱，然后再摸摸自己头上高高夹起的头发，看看自己T恤运动裤人字拖鞋，手里还有一罐啤酒，也觉得自己傻得可爱。

童若阡走后，我发誓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超级知性大美女，这样将来他看到之后一定会后悔的，可我在自习室苦读了三天之后，我实在受不了了。

于是我就变成了一个懒散、毫无斗志和奋斗目标的宅女。

手机忽然响起来了，就在我看到藤木直人帅大叔把傻宫同学抱起来的镜头的时候，我正在兴奋地捶着桌子，接起来一看是我妈的手机号码：“什么事？”

“璐璐，璐璐……”我妈也算是见识过大风大浪的人物，现在焦急得话都说不出来，我只好安慰她：“你慢慢说，喻璐怎么了？”

“你快过来东华医院吧，璐璐刚刚在家割腕自杀。”

我吓了一跳，不过没跳起来，我坐的椅子翘得太厉害了“哐当”整个人仰后地就栽到地上去了，所幸后面是我室友堆在那里的书和废纸，我摔下去没什么力度，倒是我妈又开始催了：“你快过来啊，我们现在在路上。”

然后就挂了电话。

我穿衣服，换鞋子，找好银行卡、手机，打车就去了东华医院，司机十分惊诧，他肯定觉得走路只有十分钟的地方根本不需要打车。

让他在沿街的麦当劳停下来，我去买了一杯小雪碧，我向来是会保养的人，因为刚才换衣服流了很多汗，我的身体迫切地需要补充体液，使内循环达到动态平衡。

我嘶溜地吸着小雪碧，进了急诊的大厅。

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但是我知道喻璐肯定死不了，死去活来倒是有可能，心里偷偷地暗爽，但是我天生又不是冷血的那种人，拿着雪碧杯子的手还在发抖。

我家出了这么狗血的事情，说实话我觉得我挺兴奋的。

果然等了五分钟，救护车哗啦啦地驶进急诊门前，几个小护士冲上去，把车拉下来，我看见喻璐苍白的脸，她眼睛闭起来好像已经没有了知觉。

护士在那边说什么，我也没听清楚，隐隐约约的好像是喻璐割腕自杀，割的还不是静脉，割到的是桡动脉，更要命的是她吞了一瓶安眠药，要洗胃。

小保姆都跟着来了，扶着我妈，我看见她好久没哭的眼睛，红透了一片。我爸跟着也来了，司机站在门口挺同情地看着我这一家的

闹剧。

喻璐被推进治疗室。

我第一次觉得喻璐是多么受到重视，说真的，我不止一点点的羡慕她。

我爸妈被请到里面问情况，小保姆偷偷摸摸地跟我说原因。

上次我看到喻璐的聊天，只是事情的一部分，她小孩子很傻很天真了一下，网友——其实是网恋吧，要跟她见面聊聊，我妈自然是不允许，她就趁小保姆去买菜的时候偷跑出去了。结果在网吧见到人家之后，满心欢喜地看到一个长得阴柔的帅气小男生，结果人家看到她穿着都是那种被称为奢侈品的名牌，吓得不行了，觉得惹上不该惹的人，草草地就把她打发了，后来也没露过面。

可是喻璐就偏偏死心眼地看上那个小帅哥了，天天上网留言什么的，结果人家消失不见了，她一时想不开就没把持住，倒到魔鬼的怀抱里面了。

小保姆一边说一边骂那个男孩子，言语之间很有护主的意味。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怎么也算喻璐自己脑子有问题啊，我还挺欣赏那个小男生的，虽然网恋这个东西不那么靠谱，可是一般心思重的男生碰到喻璐这种有钱的小女孩，哄哄骗骗很容易捞到一大笔钱的，玩弄之后，再把她卖了倒是很有可能。

这个男生，人品真的不错，心思单纯，难得没有被这个混乱的网络世界污染。

我问道：“现在那个小男生呢？”

“好像被那个起来了吧。”

我翻翻白眼，小声嘀咕：“靠，什么世道啊。”然后自觉多嘴，摇了摇雪碧杯子，自己找个靠墙角的位置坐下来了。

医院急诊还有电视看，可惜放的是新闻联播。

果然喻璐没啥事，输血也输过了，洗胃也洗过了，就是小孩子刚醒过来就乱折腾，说自己怎么还没死掉，医生气得估计又开始后悔把刚才的安眠药洗掉了，给了她一针安定。

过了一会还真安定了。

我爸我妈开始烦了，小保姆更郁闷了，因为喻璐说这个被子盖得太重了，所以要换一个。我在一旁冷笑，心想你人都快死了还要享受，有些人真的生来就是享受奢侈的。

我觉得我就是个多余的东西，过来喝一杯雪碧，然后看会新闻联播。

原来以为喻璐不行了会宣布遗嘱呢。

希望她可以说“爸爸妈妈，请你对姐姐好一点，多关心她一下”，那我下一秒也去自杀没有遗憾了。

我不知道这场风波会给我家带来什么，起码跟我关系倒是不大，我继续嘶溜嘶溜地吸着雪碧。忽然感觉有人坐在我旁边，身上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消毒水味道。

一瞬间我还以为是童若阡回来了，转脸一看，是陌生的面孔。

我只是觉得这张脸好看，不仅周正而且大气，我是学英美文学的，头脑中立刻就想到莎士比亚的那首《Sonnet18》：“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e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能让我来把你比作夏日，你更加温和，更加可爱）”。

那时候我都没把童若阡比作这个，最多是用英俊潇洒之类的俗字眼。

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朗朗如松下风，高而徐引。”我也难得地文艺了一下。

他穿着白大褂，里面是淡蓝色的衬衣，胸前夹着胸牌，长裤软底皮鞋，一副标准的医生装扮，我看了童若阡那么多次，还没看到一个

陌生人觉得惊艳。

我问他：“你是外科医生？”

那双明亮的大眼睛看了我几秒钟，点头：“你怎么知道的？”

“哦，你手很白，放下来的时候很平稳，还有有股消毒水的味道，酒精味。”我当然是胡扯的，因为我看见他的胸牌——东华医院，顾宗琪，普外科，主治医师。

“刚才割腕的急诊5床是你妹妹？”他声音压得很低，但是出奇地好听。

我忽然就有种想说很多很多话的冲动：“是啊，我亲妹妹，长得不像吧。”

他点头：“怎么觉得你一点都不担心？”

“为什么要担心，不是没死得了嘛。”我翻翻白眼，“我已经被她杀杀杀的，搞得很麻木了，再杀下去我估计都要有强迫模仿症了。”

他很平静地听着，波澜不惊地说话：“你妹妹有轻微的抑郁症？”

“是啊，我倒是希望她有一天真的能够到鬼门关去绕一趟，睁开眼大彻大悟。”我嘶溜地吸了一口雪碧，终于见底了，“好死不如赖活，再说她又不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他没做声，过了好一会：“人活着是很好。”

大白话，但是实在是真理，我很配合地点点头，他说话很慢，一个字一个字说得很清楚，而且是用很温柔的语调，让人不禁心头一漾，我估计他把我当一个病人了。

普外的医生，没几个小绵羊脾气，而且多半都是大大咧咧的个性。

这种人能在普外生存下来倒也是一个奇迹，想来应该很受病人喜欢，也应该很受菜鸟实习生和小护士的爱戴。

“我叫顾宗琪，诚如你说的是普外的医生。”

“喻夕，我们学校外语学院的。”

他点点头，我伸手把空的小雪碧杯子扔到五米开外的垃圾桶里：“你值班？”

“嗯，我是住院总，刚才有一个手术，急诊打电话让我们去做的，刚做完。”

“做手术好玩吗？”我莫名其妙地问出口。

如果做手术好玩，那么我可以原谅童若阡那时候生活中只有他的手术，连陪我吃一顿饭的时间都没有。

他两只手交叉在一起，放在腿上，很坚毅修长的手指，这是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生命，他好像很谨慎地回答：“会有成就感，一个有责任感的医生的幸福感多半来自这里。”

我很喜欢这个答案，非常配合真诚地笑起来。

半夜的急诊寥寥几个人，急诊大厅外浓浓的夜色慢慢地蔓延开来，路边几盏灯明了又灭，夜，终于也有了一丝的凉意。也许这是一个很平静的夜，也许所有在医院里值班的医生，都在提心掉胆地害怕任何突发事件发生。

也许是自己病房里的病人病情突然恶化，也许是急诊。

医生的生活，总是惶惶不可终日。

电视里正在播放太太静心口服液的广告。

我忽然很抽风地问旁边的帅哥：“你会不会睡不着觉？”然后觉得这句话有指代范围太大的歧义，连忙解释道：“我是说你值班时候，手机开着，睡觉会不会神经紧张？”

因为我有轻微的神衰弱，手机开着，永远没办法睡着。

他抿起嘴淡淡地笑：“肯定会紧张，但是没有办法，有时候自己知道自己是睡着的，神志还特别的清醒，还在等手机响，很痛苦的一种感觉。”

“但是还是要睡？”

他嘴角微微地翘起来，一种更加可爱的弧度：“是的，能睡着绝对不眯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我觉得他说话好没幽默感啊，而且还挺自我陶醉，效果却很冷，于是我真的不知道说点什么了，只好问：“你刚才做的什么手术？”

“肠段切除吻合术。”

依稀记得童若阡提过这个手术，那时候我问他这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只是不耐烦地丢过一本厚厚的外科学，头也不抬地告诉我：“自己有兴趣就去翻吧。”

那本外科学，真的跟砖头一样厚实，而且很贵，我所有的专业书，除了现在看的诺顿英国文学选集，都比不上那本。

再加一本内科学，就天下无双了。

当时我只是翻了两页，发现都是各式各样闻所未闻的病，看得我完全没有头绪了，而童若阡显然没有打算告诉我的意味，我默默地把书放在他手边，开始干自己的事情了。

不是觉得隔行如隔山，而是觉得这么简单地被打发了有点难受，这个人，还是自己的男朋友。

看到我眉头皱起来的样子，帅哥医生试探地问：“病人因为肠扭转需要做外科手术，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我点点头：“想知道。”

上天可鉴，我是真的想知道，不是刻意跟这个帅哥医生搭话，虽然间接起到了这个效果。

他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子，抽出一支笔，翻到最后一页，笔尖刚触到纸面，又停下来了：“能分清楚小肠的结构位置吗？”

我理所当然地摇摇头。